

自香港回歸後，港深合作的議題就開始彈奏，但是彈了十幾年，進展緩慢，局面還沒有完全打開。港深合作屬於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合作範疇，推而廣之，就是粵港之間的區域性合作，更進一步，是關乎香港與內地的全方位合作。可想而知，港深合作舉步維艱，其他層次的合作關係也掣肘重重，難以取得突破。

以港深教育合作為例，智經研究中心剛剛公布了一份研究報告，指有超過八成深圳家長，有意送子女到本港升讀大學。智經的數據亦顯示，2001/02 年度的兩地跨境學童只有 3490 人，及至 2008/09 年度，已急增 68% 至 6869 人。

暫且勿論兩地學制銜接與跨境交通安排等問題，一旦大批深圳學生來港就學，興建校舍的土地從何來？由是觀之，港深兩地教育合作的難點，還在於土地供應的問題。於是，大家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橫跨港深的河套區。

可惜的是，港深兩地政府對河套區的用途，至今仍未達成共識。有說用作邊境工業區，吸引工業回流；有說用作科技園，發展硅谷；還有一個版本，就是將其發展成為教育樞紐。

去年 4 月 14 日，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首次承諾，會考慮將新界東北新發展區、香園圍(內地稱蓮塘)與落馬洲河套區三塊土地合併發展，其中河套區有機會發展為教育樞紐。再聯想到 2007 年的施政報告，行政長官曾蔭權當時提出「強化區內教育樞紐的地位」，並承諾「以象徵式地價批撥若干幅全新土地，作興建新國際學校或供現有學校擴充之用」。兩段話一經重組合併，在河套區發展教育樞紐，似乎是當局一早已打好的腹稿。

眾所周知，本港尺土寸金，特別是市區土地屢創拍賣成交價的新高。在此情況下，除非政府可以無償或以極優惠條件撥地，院校恐難承受高土地成本，以拓展更大的校園空間。一言蔽之，香港發展教育樞紐的最大瓶頸就是撥地問題。

另一邊廂，深圳急須發展與世界接軌的高等教育，以及興建更多高水平的大專院校。目前，深圳正在全力建設的南方科技大學，就是為了彌補這個空白。港深兩地近在咫尺，以香港在高等教育的豐富經驗，可堪深圳借鏡。

既然港深兩地在高等教育領域有同樣的發展訴求，為何不盡早攜手合作呢？筆者認為，河套區就是港深兩地教育合作的最好結合點。教育是名副其實的「無煙工業」，人才由始至終貫穿於整個「工業」鏈條之中。河套區的教育樞紐既成，

就可以發揮人才硅谷的作用，吸引全世界優秀學生匯聚於此，造福港深兩地。

河套區的發展問題之所以存在膠着狀態，證明港深合作的盲黑點，反映兩地政府溝通仍有待改善，否則，怎麼會讓一方連接深圳與香港的寶地丟荒多年，從而白白喪失兩地共同發展的機會？照理說，河套區是港深合作的一個最佳着力點，發展好了，就是港深合作的成功示範區。如果兩地政府連小小河套區都心存芥蒂，蹉跎歲月，還談什麼更大範圍的粵港合作呢？